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人部十 女 翁壻 乳母

女一

增彙苑曰女如也從父之教從夫之命故曰如未嫁謂之女已嫁謂之婦 易曰家人利女貞 又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又曰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又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又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又曰有齊季女　又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内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注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又曰女

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　又婚義曰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又雜記曰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　穀梁曰女嫁父母施鞶帶戒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家語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列女傳

曰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又曰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

女二

增列女傳曰漆室女魯處女也倚柱悲吟而歗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歗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為鄰人所疑於是褰裳而欲去之

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歎息援琴而歌自縊而死按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今之冬青樹也　穀梁曰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女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復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　漢書曰呂公善相見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執箕箒　晉書曰愍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絕婚而

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將妻之惠風拔劒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為逆賊所辱遂遇害　華陽國志曰王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於闇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父讐不同天母讐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遂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涣為尚

書郎告歸姬乃邀道叩漁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推感漁憫之語郡縣令為出其父因奇其才為子文方納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異苑曰楊豐為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頭父遂得免

孔帖曰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

女三　姪女附　孝女　賢女　烈女並入

原設帨　閨琴　禮女子生設帨于門右帨佩巾也世說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邕夜鼓琴絃絕琰年六歲曰第二絃又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為不知也

供客　喜書　世說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為將軍出獵遇雨止李氏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婢于內宰猪羊具饌不聞人聲浚怪使人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遂許之　魏志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曰汝當習女工用筆為學當作女博士耶

歸寧　失聘　詩歸寧父母　尹文子曰黃公有女至美其父常謙曰醜人謂信然故過時無聘者

增佩環　琢玉　列女傳下堂則從傅母保母進退則鳴玉佩環

呂溫集顧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

識文　續訓　晉書王肅女于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　唐書韋溫女善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

原憂國患　贖父刑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歎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子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用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知其廉平今坐法當刑願入官為婢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書奏文帝哀憐其意乃除肉刑

愛甚四男　何惜一女　上張禹事見君臣門疾類下給秀事見前供容注

增即汝能矣　一女憐之

列女傳顏氏有三女叔梁紇求婚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為士武力絶倫誰能事之小女徵在曰從父所制父曰即汝能矣遂以歸紇生孔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

夢吞玉勝　身繫珠環

南史齊高帝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而生后　漢叔先泥和之女也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溺死求尸不得雄晝夜號泣常欲自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身乘小船于父溺處痛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尸相持浮于江上郡縣為雄立碑圖其像焉

聘為王后　召拜才人

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東郭百姓皆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對曰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遣歸

使使者加禮往聘迎之女不飾加故隨使者至宮中論堯舜不飾為天下歸善桀紂飾為天下歸惡閔王大感以瘤女為后

唐書徐惠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能通論語八歲能屬文父孝德嘗使擬離騷遂為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

代授父書　踵成兄史

漢書伏生名勝濟南人文帝即位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文學掌故鼂錯往受之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得二十九篇　下曹大家事見姊妹類

治具待賓　負土葬父

唐書李晟女嫁崔氏正歲歸寧晟責曰汝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具以待賓客何遽歸耶乃却之不得進

方輿記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負土葬之

攘拳操檝　袖劍帷車

趙河津之女曰女涓者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涓懼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故禱于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

酌餘瀝醉至如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死將渡用檝者少一人涓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為夫人

下趙娥事見婦人才畧類

踰城救父

上見前

抵璧報仇

唐衛孝女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女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仇已報請就刑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廉潔牓壁

烈行旌門

宋史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徒四壁有二女賢甚趙清獻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汙先君清德既行以原物牓于門辟付之守吏二女潔清如此清獻以子姓娶之　唐書京兆人竇氏有伯仲二女永泰中為賊所剽將私之行臨太谷伯曰我豈受汙于賊自投崖下而死仲亦隨之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其門

挑文作貢

裹布

為荆唐元稹織女詩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觧挑文嫁不得注云余掾荆時目擊貢綾户有終老不嫁之女　東坡集東坡別子由詩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蓋子由有六女也又詩云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按諺有生女耳耳之言故云

築墓建樓　投爐浮履

水經注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三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父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可高丈七八尺有餘石質青緑光可以鑒窮工綺刻妙絕人工　紀聞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吴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爐竭而金不出罪當誅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爐中于是金溢爐口娥所躡二履浮出于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故吳俗每鑄銅鐵

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

參承太后　薦攝參軍

唐書上召柳公權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官無玷缺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荅曰旼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遣女還郭旼家　玉溪編事王蜀相周庠留司府事時臨卭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周覽詩召見後薦攝府司戶參軍吏胥畏服周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貢詩有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周覽詩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怙蔭惟與老嬭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旋乞罷歸臨卭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憲英才鑒　靳女志操

晉書辛憲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文帝為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今宜戚而反喜何以能久䰟其不昌乎　晉書靳康女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訖將納其女為妾女曰陛下既誅其父母焉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汙宮伐樹况子女乎號泣請死曜慙乃免之

諫傷槐樹　獨作荆棺　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樹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者之女說晏子曰妾聞明君不以禽獸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言于君公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古今記荆棺峽辟隙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為棺不知其人矣諺云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周官音義　大雅風詩　晉書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母早喪父躬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可傳汝宜受之勿令絕世　又曰謝奕女道韞聰慧有才辯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

佳道韞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句最佳

原姪女妻兄子 **抱仲女** 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後漢書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

誨兄女 **活弟孤** 禮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線之總八寸也縚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時大亂飢乏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

箕帚之訓 **柳絮之詩** 晉書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器服既備袞乃刈荊苕為箕帚命芳曰汝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匪器之為美欲使汝溫恭朝夕 世說王凝之妻謝道韞叔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

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女四

原志在女工 詩序曰后妃在父母之家則志在女工之事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 增

汙吾世矣 綱鑑齊湣王被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焉及齊亡其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共立法章為襄王王立以太史敫女為王后生建敫曰女無禖而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

山名女獄 圖經吳興有女因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佳甚謀居之其女溲之于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賺女歸寧因之苧溪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封海昏侯不受

女中

王 魏文帝郭皇后少而父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遂以女王為字

代父從軍 晉女子木蘭者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無知其為女子也樂府有木蘭詞

賁犬嫁女 晉書吳隱之將嫁女謝石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

好不可為 世說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

撫膺太息 竇毅女事見婦人才略類

幼有志操 廣輿記謝小娥幼有志操曾許嫁段居貞父與居貞同為賈為盜申春申蘭所殺小娥詭服為男子託傭申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娥乃削髮為尼

紫石書文 白樂天女字金鑾年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刋文士傳乃輟以刋女書

飾其愛女 唐書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

且盡張任飾其愛女曰責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貞告急于朝詔馬燧李晟等討悅大破之

身陷全親

類書纂要紹興初有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詹氏女年十七歎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女泣拜曰願相從贖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女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遂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而去

祝女位高

宋祝景先子確女妻朱松生晦翁景先兄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確弟砱女妻汪勃之子作礪位至提刑故其鄉人謂祝女位最高又祝堯臣者景先第八子盤之子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堯臣卒後與呂午成婚兩窮相值越七年而午復中第于是祝女位高之語復喧傳于鄉閭按呂午字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午嘗跋其後

拾炭題詩

元史傳曰浦城徐嗣源之女名彩鸞略通經史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嗣源同女逃山谷賊追至持刀欲害嗣

源女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女令父速去賊拘女至桂林橋女拾炭題詩壁間乃厲聲罵賊投水而死

相繼全貞野史隆興劉氏二女長曰真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母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相繼自縊其婢鄭奴亦縊死共全貞節

女五

原詩晉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埽迹濃朱衍丹脣黄吻瀾漫赤嬌語若連鎖忿速乃明憘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

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目粲如畫輕粧喜樓邊臨
鏡忘紡績舉觶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頰間劇兼
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翮上下絃柱際文史輒
卷襞顧眄屏風畫如見已指擿丹青日塵闇明義為隱
賾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綴紫蔕萍實驟抵擲
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幷
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槅翰墨戢閒按相與數離逖動為
罏鉦屈屣履任之適止為荼菽據吹吁對鼎鑑脂膩漫

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
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增梁武帝
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有女名莫愁十
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
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
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木蘭
詩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

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羅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　李太白詩曰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秦韜玉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每

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李山甫貧女吟曰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金鍼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只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蠶箱

原哀辭魏曹植金瓠哀辭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愆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

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哀辭曰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而誰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其茂煜煜方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潘岳金鹿哀

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螓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榦又翦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稟兹義方盼倩粲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何寧斯忍胥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慜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惟屏

嫡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闈庭于以送之陵岡崔嵬僕馬回眷旗旐旋飛夕陽失映晴烏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徵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　又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曰茫茫造化爰起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蘭茗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衾

檖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顔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烏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徙倚墳塋

原誡魏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顔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

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原篇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紝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

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翁壻一

壻爾雅曰女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兩壻相謂曰亞又曰同門為僚壻　又曰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彚苑曰壻女夫也從胥聞一知十為士胥者有才智之稱故謂女之夫為壻也　禮曰婚禮壻親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父母也以女授壻而戒之無令違於婦道　又曰壻揖讓而升堂

蓋親受之於父母　又曰從服者有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也　儀禮曰壻女子之夫傳曰何以服緦報之也　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有疣贅非所應有也　青城山記曰青城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峯令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岳妻之伯叔為岳　神仙傳曰丈人為岳公丈母為泰水　孫持正曰俗呼人之妻父為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也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

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也　又曰京洛間謂壻曰倩

翁壻二

增史記曰淳于髠齊之贅壻也　又曰陳餘者大梁人好儒術數游趙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後漢書曰馬融扶風人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從其游學通經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　魏崔光傳曰先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徵云敬徵為荆州五隴城主女隨

夫行嘗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别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晉書曰戴淵弟邈華譚女壻也譚常抑淵而進邈淵每銜之及用事常毁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恒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　唐宋遺史曰韋臯字城武京兆人初張延賞選壻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臯曰此人貴無比以女妻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

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皋因辭東游張氏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皋惡還之惟留奩物及書籍而已後五年皋持節西川代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翶人莫敢言至大回驛人有報曰代相公者韋皋非韓翶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皋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皋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　唐書曰楊於陵釋褐為句

容主簿時韓滉性剛嚴少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閲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户部尚書　五代史曰周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壻唐德甫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絶矣與之耕牛具而遣之　青箱雜記曰畢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蒱博時士安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使加貶斥方啟口云臣有女

壻皇甫泌適值邊庭有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奏值上還内遽引袖起遥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即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　筆録曰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

方平　事文類聚曰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居郡庠中如老成人故户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又曰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為壻其後為丞相禹王選鄭達夫後亦為樞相

翁壻三　擇壻併入　友壻附

原坦腹　䏚曰　世說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命東廂徧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東牀坦腹食胡餅若不聞訪問乃羲之遂妻之　魏略太祖以丁儀令士未見欲妻之問五官將不可及辟儀到嘉其才曰丁掾即兩目盲亦當與女況但䏚吾兒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

出

贅　追還　漢書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質也以身為質　魏志袁術字公路為子索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絕婚

增乘龍　射雀　杜甫詩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女得賢壻謂之乘龍　下唐高祖事見前夫婦類

袒韝　褫帶　史記張耳子敖嗣立為趙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袒韝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　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衩衣可也

原知張耳　奇茂先　漢書張耳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投父客父客素知張耳而遂嫁之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

撾婦翁　慶女壻

後漢書帝戲謂第伍倫曰聞卿為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賓不敢妄過人食　劉阮入天台有仙容持桃來慶女壻

姻為襄陽　辱乞會稽

晉書劉弘都督荊州朝廷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守弘曰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　嚴助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壻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壻不恭妻父　當敬婦翁

孔叢子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父怒不辭而去　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北女夫乃是兒例柰何不敬婦翁

恃為心膂　倩作文章

宇文泰諸子皆幼惟以壻為心膂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倩作文奏

裴頠還錢　孝基歸產

瑣言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戎然後懽

稗史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肖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見子丐於途孝基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

不啓書函

常誇珍玩 唐書劉晏方任權而潘炎乃其壻也雖書疏報荅未嘗輒開時稱炎有古人之風 國史補張垍尚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于同列張涉曰此乃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力為營救

走乞品題 唐書杜黄裳韋執誼之婦翁初不為執誼所禮及執誼敗黄裳悉力營救既死執表還其柩葬焉 又曰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人歸重李頻亦能詩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加奬挹以女妻之

禮重崔樞

受薄彥允 又曰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又以一女嫁

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唐崔圓李彥允壻受薄於彥允彥允後受偽官當誅圓為相請贖得流嶺外

書藏經笥　詩得津梁

談藪揚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玠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人檢之玠捫腹曰已藏經笥矣　又曰宋謝師厚為其女擇對見黄山谷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詩云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富商能識　處士見奇

唐書王琚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商家商識其非常人以女妻之　五代史姚顗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

性似婦翁　夢為子壻

宋呂公著壻范祖禹呂希哲壻趙演二人性氣酷似其婦翁　蘇東坡哭王子立云予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

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

戲乘竹馬　嘗駕肩輿

後漢書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綴帛於旛乘竹馬而戲邑中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何可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溧陽侯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文章第一　名位相當

宋史杜祁公衍有女夫人鍾愛必求佳壻衍曰文章器業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如趙參政昌言之壻為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之壻為韓忠獻公億呂惠穆公弼之壻為韓文定公忠彥李侍郎虛己之壻為晏元獻公殊殊之壻為富文忠弼與楊尚書察富文忠弼之壻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為賈

文元昌朝與曽宣靖公亮其後翁壻名位風節往往相當前代所不及也 **師稱為快** 帝

歎其佳 後魏書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巡壻意在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唐紀權德輿為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去内職憲宗歎曰德輿乃有佳壻我反不及耶 **賣犬遣嫁** **繫羊為禮** 上異隱之事見女類 宋孔淳之與王敬弘友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問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婦之禮也 **翁求名士** **女識大魁** 澠水燕談孫明復先生居泰山之陽枯槁顦顇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文定公李廸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獨居誰事左右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石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

今丞相欲託以子是高先生名義也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而以嫁山谷哀老藜藿不充之人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其女事先生盡禮先生後以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　南部新書李翺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置文卷几案間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及納為壻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即赴佳期

遂牽紅線　兼賜緋衣

天寳遺事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誰是配偶使五女各持一線於幔前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乃第三女果有姿色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衣因大酺明皇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黄旛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旋呼鸛雀　既有

麟麒唐韋詵為潤州刺史裴寛時官參軍詵一日望見寛於後圃有所瘞藏召問之曰適有人餉鹿委而去寛義不以苞苴汙家故瘞之詵嗟異謂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幛其族使觀之寛衣碧衣瘠而長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後勲德著聞官至尚書　三十國春秋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麁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謂其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麁有麒麟於是妻之

友壻雅號同門　詩稱姻亞上爾雅見前下詩瑣瑣姻亞　相稱曰亞　共謂為私上爾雅見前下詩見姉妹類　叔隗季隗　大喬小喬上見姉妹類吳志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壻亦足為歡

同日成婚　一時連袂

上崔休事見姊妹類　李晉卿有二女其子與岳州判官王樂道布衣滕元發相善李死語家人曰長女配樂道次者元發二婿足矣二人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登科不日相繼翰林遂為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俱娶韓女　同為曹婿　李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皆為愈子婿　南史謝誨庾登之俱曹氏婿誨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史登之意甚不悏故到任戕初無感謝之言

皆娶盧女　同為薛婿　唐光韓愈俱娶盧貽府君女　宋王拱辰歐陽修同為薛簡肅公子婿

友婿四人　締姻五女　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叔四人為友婿　宋史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洵直王渙之並為友婿

翁婿四

增館甥貳室 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注妻父曰外舅謂我爲舅者吾謂之甥

謀及婦人 左傳鄭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趙之側室 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君之壻也

原請倩 史記黃氏請倩注倩女壻也

美如陳平 史記陳平欲娶富者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娶之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妻平仲曰平貧不事產業負曰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遂以女妻平

賢如伯鸞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

呂範與婚 吳志呂範字子

衡少為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久貧賤耶遂與婚

增指濬告母 晉書王濬字士治為河東從事刺史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史令女於內觀之指濬告母邈遂妻焉

冰清玉潤 又曰樂廣字彥輔人謂之冰鏡女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語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見蛇不怖 宋書劉秀之十餘歲時與諸兒戲忽有一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驚怖秀之獨不動衆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器許以女妻之

必居此座 南部新書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為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仕為宰相 唐書陝州刺史王當有女令表天綱擇壻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宜嫁之時人笑焉乃姚崇也時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母勸令讀書折節向學以晚節入仕位至宰相

貴顯朝廷 又曰郭子儀七壻皆貴顯

朝廷**文振道大**臨川集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為君半子**劉禹錫祭楊庶子文乃命長嗣為君半子**桐葉為媒**詩話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倚樓有大桐葉墜下葉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桐葉下庭除知我相思字侯貯巾箱凡五六年卜任氏為婚始知為任氏所書

翁壻五

增詩宋陳后山詩曰丈人東南來復向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曛暑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 蘇東坡和

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詩曰婦翁不可撾王郎非嬌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陻厄燕雀喚鴻漸犬羊睨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冰釋平生五車書纔吐二三策已作謗薰天金珠果可益君窮一窓下風雨更削迹詩工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倩贅婦舍不暖席南治從東來不聞被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乳母一

增禮内則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
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乳母二

增後漢書曰安帝時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黄門李
閏與帝乳母王聖嘗共譖太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
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王
聖女伯榮扇動内外競為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
天子王聖及黨皆見徙

乳母三

庶母 慈母 保母 生母 孩幼
童丱並附

原令取玉環 為之練冠 晉書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玉環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人以李氏子祜前生也 禮記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典公不忍為之練冠自昭公始也

所使教子 不令從邊 禮記外有師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史記漢武少時東武乳母常養帝詔令乘車馳送乳母子孫奴婢橫暴不忍致法有司請從於邊郭舍人謂乳母曰入辭去勿疾行而數回顧乳母如其言舍人叱之曰何不疾行陛下壯矣寧須汝乳帝悟乃不令乳母徙邊

抱元兼重 蔽射俱亡 桓靈寶初生魁偉奶母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重兼常兒也 列女傳魏節乳母者魏

公子乳母也秦破魏皆誅諸公子乳母與公子俱亡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身蔽公子公子與乳母俱亡秦王義之葬之以卿禮

增密求顧況　慰諭姚坦

唐書韓晉公為浙西觀察使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況營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其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令為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遽捨之　綱鑑益王元傑宋太宗第五子也王每有過失翊善姚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拘束不得自便耳帝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汝輩教之耳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率視窆封　親為銘誌

韓文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為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週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為

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賞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葬河南縣北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為銘　下蘇子瞻乳母事見後志銘内

增

庶母妾稱少母　符無外家　朱子語錄五峯稱妾為少母爾雅婦謂夫之庶母為少姑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

不使漱裳　毋令進餟　禮記諸母不漱裳注曰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弟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諸兄所使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

屈節為妾　受

聘持家晉周顗母事見女類陶侃母湛氏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持家

增慈母以貴父命　皆居子室禮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又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慈不服喪　妾弗世祭上詳前禮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云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

增保母為孺子室　作保母銘上見慈母注蘇東坡銘保母墓先大夫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頹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葬于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于開元

僧寺後八年軾自黄還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毁也

增生母鞫獄得母　棄官尋親　漢書杜業有至性其父為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鞫獄私第有老婦辨對見業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故業母也遂迎侍而歸業官至工部尚書　東軒筆録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獲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

乞追母服　泣奉親歸　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服為臺中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蟹匡蟬緌不獨成人之弟也　又曰謝用母馬氏苦於嫡還其母家改適孚溪用長始知為馬所生日夜籲天求得其母一日宿農家

有寡嫗彼此相告以故即馬氏也涕泣迎歸

來往兩家　誕生二子

聞見錄陳瓘之父與潘良貴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母也未幾還潘氏生良貴其母遂來往兩家焉　江湖記聞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生尚書後往耿氏生侍郎廷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母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

原孩幼五月　能言終日不嗄

莊子老聃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能言　老子嬰兒之未孩終日號而不嗄

原童卝稚齒　童心

稚齒十歲也　左傳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

隅坐　晏起

禮記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者不與成人並禮　又曰孺

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注孺子幼子也

羈貫　總角穀梁云子生羈貫成童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也　詩總角丱兮

負劒　舞勺禮記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謂若負劍抱之也　又曰十三學樂誦詩舞勺

不衣裘　能奉雉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言太温也　傳豎牛母曰子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蓋五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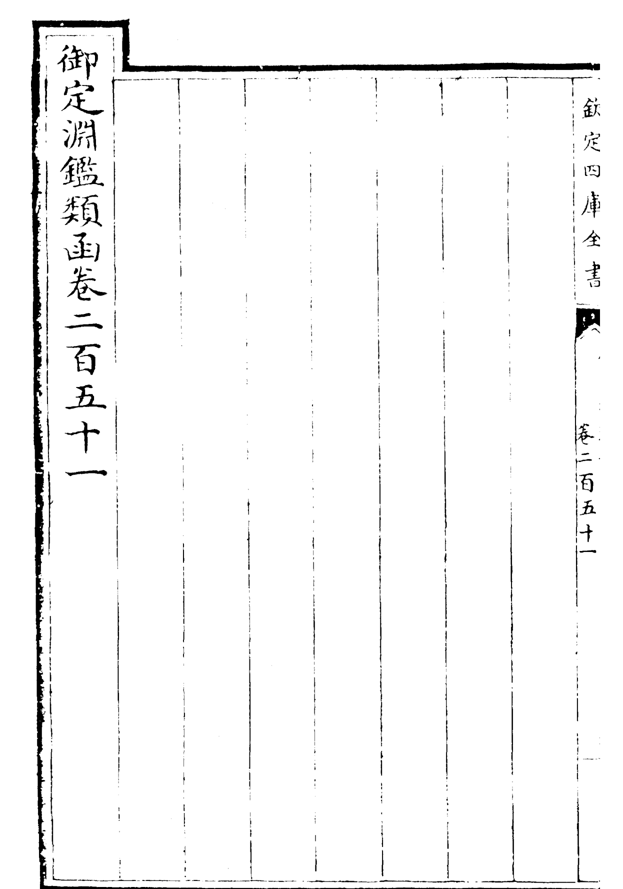
佩韘佩觿　不踦　不杖詩童子佩觿童子佩韘　禮記童子哭不偯不踦不杖不菲不廬注不備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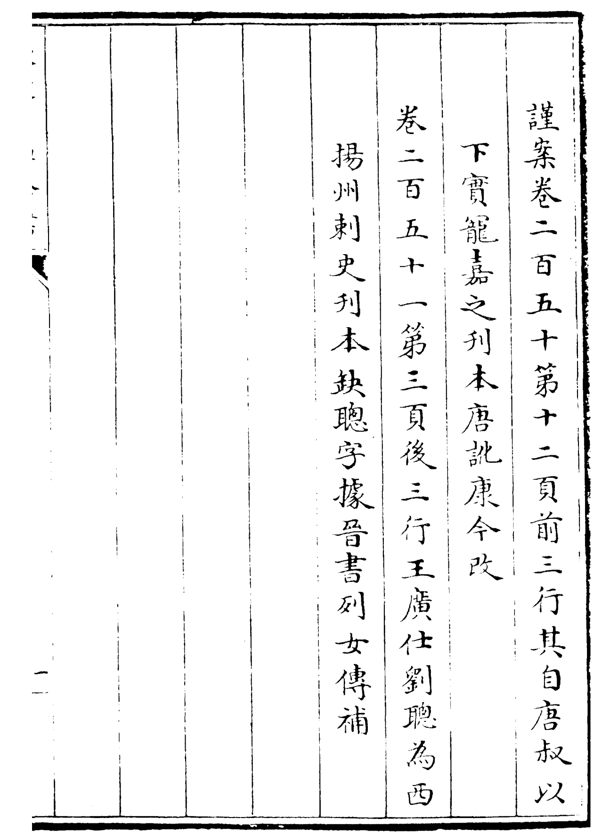
乳母四

增鳳凰九子談藪宋何承天為著作郎時新著作多貴游少年或戲承天為妳母承天曰鳳凰將九子妳母何嫌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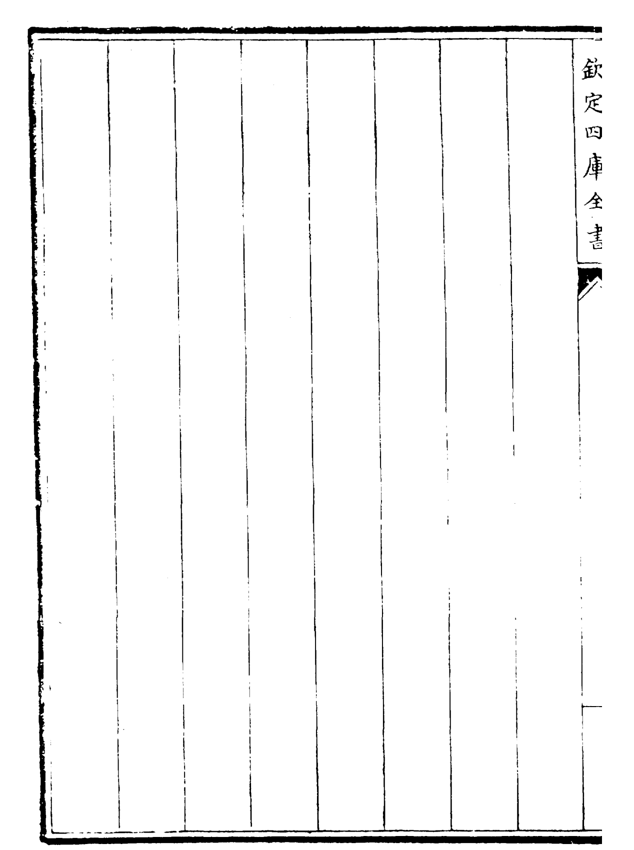
乳母五

增誌銘宋蘇子瞻乳母銘曰乳母任氏名採蓮眉州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母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一



謹案卷二百五十第十二頁前三行其自唐叔以
下實寵嘉之刋本唐訛康今改
卷二百五十一第三頁後三行王廣仕劉聰為西
揚州刺史刋本缺聰字據晉書列女傳補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人部十一 師 交友

師一

增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彙苑曰師法也人之模範所以傳道授業者曰師 周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

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師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原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增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也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擇師不可不慎也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原穀梁魯昭公云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增周禮地官曰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

游子弟學焉　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出於水而寒於水

增呂覽勸學篇曰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韓詩外傳曰上主以師為佐　又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為儀表者人之師也　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不淩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

令於徒

師二

增呂氏春秋曰神農師悉諸黄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照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舅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韓詩外傳哀公問

於子夏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期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也　新序曰黃帝學於太真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　莊子天地篇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

師曰鬷鈌鬷鈌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鬻熊為文王師有功於文王早卒及武王滅殷末之封也成王舉勤勞之後封其曽孫熊繹為楚子　後趙録曰張躍清河武城人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宋傳曰宋高祖踐阼召周續之禮賜甚厚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乗輿臨幸并見諸生　憲章録曰明太祖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

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儀將釋菜之前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神主前再拜百官皆再拜詔從之

師三

原叩鐘　鳴鼓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謝承後漢書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諸生每升講堂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在三

有四　崔鴻後秦録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病拜于牀下　孫卿子曰師有四術而傳習不與焉

主善　**司成**　尚書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禮記學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注曰司主也

北海　**西河**　後漢書鄭康成北海人也好學日夜討誦未嘗怠倦學徒相尋數百千人國相孔融深敬之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　禮記子夏哭子喪明曾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其罪一也注曰言其不稱師

築宮　**架廟**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干寶搜神記介琰者不知何許人吳先主時從北來云從其

師曰羊公入東海吳主留琰乃架宫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或見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壯年吳主欲學術琰以帝常多内御積月不教

南郭　東陵 列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反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　王智深宋紀上詔徵士周勳於東陵立學裏糧受業者百餘人

增請業 執經 禮記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漢書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杏壇　槐市 家語孔子與弟子習業杏壇之下　華嶽記華嶽西北各有槐市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著譜　作箴 唐書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衆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誡人云

原聘玉帛　加金紫 陳留志婁望字次子雍丘人少受春秋與少府丁子

然以節操稱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齎玉帛聘望為師望不受　徐爰宋書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增間三席　立四科

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也　漢許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林子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齊幼卿為文學為孔門四科焉

彥眞沉靜　玄覽純和

崔鴻前燕錄劉讚字彥眞平原人經學博通為世純儒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魏收後魏書梁越字玄覽新興人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淳和篤信行無擇善魏初為禮經博士

廣聚生徒　大修庠序

漢書何休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除北新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解儒化大行　晉書虞溥字允源篤志文典大修庠序廣

招學徒謂學之染人甚于丹青

鸐雀銜鱣　**鱔蛙充餼**

後漢書楊震嘗客于湖有鸐雀銜三鱣魚飛入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黃山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香醪以應之常為童子師故云

事若嚴君　**教成進士**

魏書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嚴有勸賞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　唐書柳宗元從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數皆數千里從之游凡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法

蒲衣八歲　**項槖七齡**

莊子蒲衣八歲為舜師　史記項槖七歲為孔子師

蘇張從學　**房杜受書**

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從之學授捭闔之術十二章轉丸袪篋二章　唐書王通字仲淹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

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牧程元備聞六經之大義

教傳洙泗　道講河汾　史記孔子設教于洙泗之上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　隋書文中子講道河汾著六經

吾之師表　世曰通儒　頴川荀淑遇黄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馬融本傳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嘗有千數

學非一師　業傳四遠　前漢書夏侯勝始昌族子始昌授勝尚書後從簡卿學所問非一師　唐李善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以文選講授諸生四遠並傳其業號文選學

講學盈千　執經數百　後漢儒林傳牟長為博士諸生講學者千餘著録前後萬言　李栖筠表薦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起拜學官為之師表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生徒

數百人

分封萬戶　翼贊一人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唐書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後胤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帝為之笑

鼓琴吹笛　奏雅歌詩

後漢書馬融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授生徒弟子以次相傳　胡安定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弟子會于首善堂合樂奏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琴瑟之聲徹于外

不墜西河　同師北海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為丹陽尹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曰球正始

之風尚在

北史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教隱龍門　學傳鹿洞

彙苑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韻府唐李渤與弟涉俱隱廬山養一白鹿南唐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

講學結廬　開門成市

孔帖袁滋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教授

宋書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十百人各營室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成都市

官授太常　位遷詹事

漢書鼂錯穎川人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漢書孔霸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六年為博士

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爵關内侯號褒成君

萬物為師　一編修禮

荀子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矣

後漢書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守東郡元和二年東廵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吏俱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市宅傳經　閭門教授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幼號張曽子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門弟扣門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學成辭歸閭門教授

貫箭

韓詩外傳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曰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曰子何年少言之絞乎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曰吾始以鴻之力

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魏志楊政從范升受易升為後妻所告政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側須寃帝感曰乞楊生師也即出升

趨步　唯諾

家語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絶塵而回瞠乎其後矣瞠直目視也　曲禮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此弟子侍先生之禮也

袪衣　負笈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于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見　漢書蘇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坐風　立雪

涪陵紀善錄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

躡屩　下牀

上郈原事見後採玉探珠注　海内先賢傳仇覽字季智郭泰賷刺從之日暮求留宿明旦泰

下牀拜之曰君非泰友泰師也

監庫 **棄車** 宋史趙蕃受業于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 後漢書趙偉字君長恥于廝役遂棄車馬詣資中杜撫授書二十餘年

獻粟 **束脩** 漢書賈逵通經門弟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曰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唐歸崇敬傳學生謁師贄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

執經壟畔 **聽講壁間** 後漢書曰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及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澤中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隨之 世說服虔字子慎將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

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其不能踰己稍共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未及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三年不學　數日辭歸

說苑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呵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敢傷此三者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曰參不及此　唐書沈重講學授徒徐曠從之不數日辭歸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猶有所未見者

從授春秋　咸稱詞學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　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

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申公弟子　韓氏生徒漢書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夏寬為內史魯陽至東海太守繆生為內史徐偃為中尉　盧仝傳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

不念是非　必慚禮樂列子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請蘄其術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所念庚無是非從口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出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庚更也向也　唐書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先生謂徵及房杜曰生華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陳仇之比雖逢明

主必慚禮樂

採玉探珠

吟風弄月

魏志邴原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師模也君乃捨之躡屩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原曰人各有志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

宋史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與敦頤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顥常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上畏鷹鸇

欲摧鸞鳳

說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回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零陵先賢傳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摧鸞鳳之翮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

战

不稱官閥 雖自君恩 世說東漢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聞舉高第拜泰山太守嘗自賛於鄭康成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唐李裕薦師疏云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幸因家舊事輒敢薦聞

語曰青藍 詩云梁棟 志林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後璠復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王安石贈胡安定先生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次第收拾桷與榱榱桷喻門人也

忘年北面 受易東歸 漢書丁寛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寛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師何學成寛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隋賈瓊曰文中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

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教諭款密 學問淵源 上見後唐庾上任德翁傳

宋史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

杖策騎驢 擔囊負笈 後漢書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為世大儒 類纂吴商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

原死喪議服 藏衣 晉禮志古無師服之制新禮齊衰三月摯虞議宜依舊無服詔從之 魯國孔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絶

皆經 加麻 家語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 禮記弔服加麻

報恩 夢奠 漢書夏侯勝授太后尚書及卒太后素服以報師傅之恩 禮記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無服 棄官 白帖孔子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

子之喪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魏志王朗師楊賜賜卒朗棄官行服

廟門　**寢室**　禮記師哭諸廟門檀弓師吾哭諸寢

營墳負土　**服斬居廬**　後漢書桓榮字春卿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白帖郭禹師郭荷荷卒服斬衰居廬

心喪三年　**廬墓六載**　禮記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史記孔子喪弟子三年喪畢唯子貢廬墓六年而去

增侯芭起墓　**餘慶行喪**　後漢書侯芭從揚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唐書王義方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植松柏墓側三年乃去半千始名餘慶也

封疏乞留　**服緦會葬**　啖助傳施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上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　江南野史江夢

孫集門生子弟說釋經義卒時年八十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十人而服縗絰徒跣者百許

情重師資　誼尊道德

後漢書廉范事師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怒范叩頭謝曰臣無狀心謂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因貰之　又朱穆字公叔躭學銳意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葬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

立廟藏衣　違經著服

文苑英華由修歿後其弟子以師所居立廟藏衣冠琴書人謂越禮　又兗州人平辨受業於田才才亡辨著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為遺經越禮造妄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遣小女上策稱寃康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原能自得師 尚書能自得師者王

函丈 禮凡講說之席函丈注函容也中間一丈之地足以指畫

不足師 禮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無當五服 禮記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親師 禮記安其義而親其師

以賢得民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三盈三虛 論衡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

虛往實歸 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是吾師 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可為帝師 史記老父出一編與張良曰讀是可為帝王師

下帷漢書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以次相受或不見其面也

稽古賜車後漢書桓榮明帝時為師傅以所賜車馬陳於庭曰此稽古之力也

附近朱藍漢紀童子魏照求師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學何勞相近照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增人倫之表世說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欽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祁祁生徒潘岳閒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冑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遣吏送歸晉王丞傳丞為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為吏所拘丞問其故荅云從師不覺日暮丞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遣使送歸家

隔幔講禮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

周官禮注未有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拜宋爵號文宣君賜侍婢十人

古之曹鄭 南史劉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貴游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當時推為大儒以比古之曹鄭

芒屩布衣 南史范縝從沛國劉瓛學芒屩布衣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並無愧恥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

師道自居 唐書王珪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見師先拜 唐本紀唐順宗重師傅見輒先拜

榎楚廢弛 柳宗元陽城碣榎楚廢弛尊嚴而威

不拒曲士 唐書陽城出為道州刺史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師五

原詩魏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原賦晉潘岳閒居賦曰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紱明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漢班固西都賦曰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增書晉太傅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

教也然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風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暇周旋誨接　唐杜之松答王績書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原序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曰先生誕因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遊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又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序曰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先

生有此四德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静斯可
傚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
從其趣尚戾很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刑戮
未若先生潜導之速　增唐韓休蘇頲集序曰栒戈考
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
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
增箴晉傳玄太子少傅箴曰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
隱括習其性成　唐柳宗元師友箴曰不師如之何吾

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師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茍在焉傭丐為偶道之不在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交友一

增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

友

鄭玄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周易曰西南得朋　又曰同人于門无咎　又曰勿疑朋盍簪　又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出門交有功　原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增詩曰卬須我友　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增又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禮記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又

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原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又曰交游之讐不同國　又曰敬業樂羣　又曰論學取友　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增公羊曰同門曰朋　周禮曰司練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原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家語曰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增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劉歆新義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揚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原要覽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曰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　阮子政論曰夫交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結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毁深朝有兩端之

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游破和睦之道長爭訟之源　文選曰塵附泰山霧集河海言小之依大也　仲長子昌言曰幽言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交友二

增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濵而交禹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先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說苑曰魏文侯謂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後漢書曰第五倫始以營長

詣京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原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增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竒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又曰馬寔字伯騫交結英雄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暢執其手揖引與入談畢請入見母飲寔定交而別寔

臨退報暢手書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原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增晉書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之與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談藪曰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

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裔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余亦未能也　南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悛起拜謝　梁典曰劉訏字彦度與陳留阮孝緒同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奥典　又曰韋敻字弘遠志尚夷簡澹

於榮利周弘正造覔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覔至賔館覔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重如此　唐書曰武德中薛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

會稽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楊憑字虛受為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毋弟凝凌相愛皆有名重交游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世稱楊穆許李之友

交友三

原彈冠 結綬 漢書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合同 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言相薦達也

解帶 披襟 上見周祇執友箴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于二山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兩龔 二

仲 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為楚兩龔 三輔决錄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增神交 冥契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世說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賈喪風味轉墜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殞歿

原尹 班 荀李 東觀漢記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明 司馬彪續漢書李膺性簡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

贈言 為誄 史記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仁者贈人以言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晉書郗超卓犖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有勝狀雖寒門後進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為誄四十人

班

荆　為黍　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也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殺雞為黍以待

陳雷　毛薛　後漢書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相交善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游

讓友　定交　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襄王襄王待玉無異乃讓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周易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增青雲　白水　梁書江淹曰袁叔明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慇懃而已　文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

陶陶　款款　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久語彪曰相與久語為俗子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廣絕交論范張款款於下泉

雅游　小友　張耳傳張耳雅遊多為人所稱言其交結英俊是以

多為人稱譽也　新唐書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李泌在傍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攺容謝之呼為小友

裹飯指囷　莊子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聞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者弗可得也　吳志魯肅字子敬以散財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並告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寄梅標竹　魏書陸凱仕魏為正平太守與范煜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　下見周祇執友箴

同車投劒　晉書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同里也侃詣之晫與侃同車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　世說陸機赴假還洛

輜重甚盛與淵與少年掠之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流涕投劒歸機機便與定友作箋薦焉

把臂忘形

世說東漢朱暉與張堪同縣張堪于太學見之接以交道堪把暉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已信于心也

唐書昭州刺史敬超先與杜甫善故甫寄高適詩序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

朱陳 孫孔

上見宦官類 唐書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辭知名年十三陳亡入隋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為孫孔

班草 採葵

後漢書張升字彥眞過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草而語以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有父老過之曰嗟乎二

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安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古詩採葵莫傷根交友莫羞貧

立雪 占星 唐蕭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 續晉陽秋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造請討論于是德星見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賢人聚

原贈束帛 獻紵衣 家語孔子過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而贈之 左傳吳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增望衡對宇 割席分氈 荊州記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漢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 見聞錄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赴試京師僅有一氈一席割分之每出謁更相為僕李先登第韓為負箱至長社分錢相别後韓亦登第

稱金石交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交 號山林友 韋溫少合所善惟蕭祐少貧隱居以孝聞誓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樂天三友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

餘慶十朋 唐書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搆郭襲徵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

恨相見晚 如平生歡 漢書魏其灌夫相得甚歡恨相見晚也 後漢書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友號四夔 交稱三隱 崔造字元宰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 南史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劉訏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自是南金 豈因白璧 晉書薛兼與同郡紀

瞻廣陽闕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産曰莊周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不受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産與友善

引見妻拏 雲仙散録杜甫每朋友至則引見妻子章侍御退而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宣武

告之祖考 盛事唐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拜告祖考號金蘭簿

延於金谷 引

入華林 晉書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謐開延賔客于金谷園號二十四友岳為之首次石崇左思陸機陸雲劉輿劉琨歐陽建杜彬王粹鄒捷崔基劉瓌周恢陳聆劉納繆徵摯虞諸葛詮和郁牽秀許猛杜育並附會于謐 南史何點字子晳與梁武帝舊交詔以鹿皮巾召之引入華林園賜詩酒恩禮如

舊

謁即誦詩 交相為傳 詩話馮道明謁雍陶時陶為簡州牧呵曰與君素昧

平生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咏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香未是貧陶延之上坐歡䘏如平生交宋司馬光范鎮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云

締雲霞　誼深風雨　南史謝瞻不營當世與范泰為雲霞交　漢書朱博杜陵人家少給事縣為亭長好客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就肆謁父　升堂拜母　殷士世傳殷褒字元祚河南鄭康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康父嘗居肆乃就拜其父于肆中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之談宴結為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含菽相過　種瓜自給　東觀漢記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

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吳録步隲與衛旌同年相友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名

沉醉川　傳交讓瀆　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官京洛未至夜宿一墟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沽酒無處情抱不中乃各以錢投水中依水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醉川　南史交讓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交呂攀嵇　宗陳友范　向秀傳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嘗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共酒食之費故顏延之詩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魏志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

推懷投款

傾心定交　南史初齊高帝為舍人劉懷珍為直閤相遇甚善高帝輔政以子晃代為為豫州刺史或疑

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　唐書李密字玄邃開皇中襲父爵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為友

受詔定交

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延待方岳崔駰上西巡頌帝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言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駰候見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

遺書贈友

南史劉善明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贈之及聞祖思死痛哭得病卒

易衣之稱

周書張軌字元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仕洛陽家貧與安樂孫樹仁為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彈冠之友

會稽典録虞倫字孝緒餘姚人與駱瑗為彈冠之交

交友四

增推長違短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恡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承顔接辭 漢書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繡持斧威震州郡雋不疑感服至門上謁曰竊伏海濵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顔接辭　硯席之交 漢宣帝少時與彭祖同硯席　百世之師 綱鑑扶風法眞博通内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為百世之師矣　定交杵臼 東觀漢記公沙穆家貧與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　友李結符 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黄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

絃韋爲質 後漢書胡叟字倫許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縞紵爲美談吾之與子以絃韋爲幽質以此言之可無愧也

孔李通家 范蔚宗後漢書孔融十歲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融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膺乃召見曰君父祖未嘗與僕有恩舊曰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公豈非積代通家歟衆皆奇之

拜母 晉書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于子其義至大隣人褚德隱逸養親老而無倦袞每拜之

後有慶廉 後漢書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世稱四子 嵇康高士傳逢萌徐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爲四子

屢聞得失 三國志諸葛武侯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初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直言也

拜父　魏志孔融才高倨傲在陳紀陳羣之間融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父

僑札之好　晉陽秋陸抗屯江上羊祜魏邉將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皆推心服之

縞帶之好　吳録張儼字子節拜大鴻臚使于晉羊祜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世外之交　晉書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

同志齊名　道學傳許邁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總角友善　何法盛晉中興書庾翼與桓温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始終

利獲二儁　晉書陸機吳人太康末與弟雲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儁

交府士　晉中興書王尼為護軍府士卓犖不羈王澄胡母輔之齊羊酒詣護軍府

尼時給府役輔之箏遂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其為兵

勝我自知 世說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擬之八雋 晉中興書羊曼字祖延頹縱任放飲酒無節與溫嶠庾亮阮籍桓彝同志友善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郄鑒為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雋

異代相交 南史蕭允字叔佐為會稽丞經行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序意辭理清要

一文一咏 梁書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雲輒嗟賞

存問往來 北齊書袁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

院因成交友彥深被沙汰停秩門生蔡藿聿修循以故情存問往來

季孟之間

北史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郭泰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峙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幅巾以待

三國春秋姚襄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

結為交會

隋書劉孝孫荊州人祖禎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武等登臨結為交友

耐久之朋

唐書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對牀風雨

韋應物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人外之交

唐書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咏吟自適

放逸之友

周書韋敻字敬遠志尚夔簡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畊夫牧豎有一節可稱者皆復引之特與族人處元乃安

定梁曠為放逸之友

交友五

增詩漢蘇子卿與李少卿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李少卿與蘇子卿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

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懐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原古善哉行曰月沒參横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　魏曹植離友詩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網媵子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温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

我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窻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逐李郭或同舟濇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

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泛懐友詩曰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逐彩鴛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原賦梁任遲思賢賦曰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暫馭而追悦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衷以共儆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

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牆易入
而難窺闚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
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闕
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恵塵非附
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兹日
性有同於杞梓心頀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
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答無窮而座謐
増書蜀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

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口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游辯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寸心敬申貧贈

陳徐陵與王吳郡僧智書曰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沉默謝氏混元名貴公門譽華卿子而泰峰阻敻淛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蔓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席康勝竊承君侯被以光輝屢有

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䟽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既結荒略逾深方事祁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　唐劉蛻答知己書曰蛻嘗感近世知己䟽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

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域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蜕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緌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始終出處之事者蜕前日來求人為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夫人之身宜何如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

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䋣秀才風雪滿
硯不獲多書

增序宋范文正王元之畫像序曰王文正公居宰輔二
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
子却戎兵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
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
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增文口周昭新撰曰交之為道起自羲王造化之初君

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序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强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踈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從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强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增論後漢蔡邕正交論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

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
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
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唐李華正交論
曰夫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朋
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
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
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
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

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儌幸道長而純懿道消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絶於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竒巧鈎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否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豕之心茍能久要之約必存

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
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也
原讚晉夏侯湛管仲像讚曰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
在巳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彜倫心寄鮑子動成生
民　又鮑叔像讚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仲二
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原箴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
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朋因僞情谷風興哀繁

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慷慷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僑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增謡唐李白箜篌謡曰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疑唯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

容漢文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原碑後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眞僞明於知人度始終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